

程



蘇老泉文集此

祖書也

叔祖諱受道字西崖原任完邑教

諭承

上命親就薊門道序友

捧此以贐

者

以後藏家宅內即今紅廟東午用

光所買碩膚祖之樓房也值壬午大兵之變被兵作踐置於天井

中考觀而收之僅存三本共八卷其餘俱失落無存矣惜哉今於

康熙三十年六月十五日盛暑炎天重壳新釘讀者珍之





隆慶五年辛未春予承

上命就薊門道完邑庠友

石生邦棟者捧此以贖

予極嘉納珍藏因識之

云



老泉先生文集目錄

尚存四十五篇



△第一卷

○幾策

、審勢

、審敵

△第二卷

○權書上

、心術

、法制

、強弱

、攻守



、明間

△第三卷

。權書下

、孫武

、子貢

、六國

、項籍

、高祖

第四卷

衡論上 并引

遠慮

御將

任相

重遠

廣士

第五卷

衡論下

養才

甲法

議法

兵制

田制

制敵



第六卷

六經論

易論

禮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春秋論

第七卷

太玄論

太玄論上

太玄論中

太玄論下

太玄總例并引

四位

九贊

八十一首

樸法

占法

推玄算

求表之贊

曆法

洪範上并序

洪範中并圖

洪範下

洪範後序

第八卷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諫論上

諫論下

魯妃論

管仲論

明論

三子知聖人汙論

利者義之和論

辨姦

△第九卷

上皇帝書

△第十卷

上韓樞密書、上富相公書

上文丞相書、上田樞密書

上余青州書

△第十一卷

上歐陽公書、第二書

第三書、第四書



第五書 上王長安書

上張侍郎書 第二書

上韓舍人書

△第十二卷

上韓丞相書 上韓昭文書

與梅聖俞書 荅雷太簡書

與楊節推書 與吳殿院書

謝趙司諫書

第十三卷

譜例

蘇氏族譜

族譜錄上篇

族譜錄下篇

大宗譜法

族譜序記

第十四卷

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彭州圓覺禪院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仲兄字說

名二子說

送石昌言使北引

送吳侯職方赴闕序

議脩禮書狀

丹稜楊君墓誌銘

老翁井銘

王荊州畫像贊

吳道子畫五星贊

祭史彥輔文

祭任氏姊文

祭亡妻文

祭姪位文

祭史親家祖母文



老泉先生文集目錄終



老泉先生文集卷第一

眉山蘇洵

幾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



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  
可以永久。夏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上文。  
視天下之所宜上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  
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  
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世蓋有周  
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上文。後世有賈誼  
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  
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

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  
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  
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  
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  
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而  
愚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  
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  
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



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  
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  
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  
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  
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  
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  
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  
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

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  
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  
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  
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  
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  
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  
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  
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



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

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以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



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  
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  
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  
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  
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方外數千里。擁兵  
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  
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  
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

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  
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  
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  
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  
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  
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  
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  
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



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

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



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



卷第一  
七  
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歛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患。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上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上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

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



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



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末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

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夫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



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

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扭扭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扭石晉之勝。而有景



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  
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  
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  
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  
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  
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  
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  
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

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  
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  
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  
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  
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  
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  
矣。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  
惑也。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



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

傲不肖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驚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



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  
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  
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能行其  
所欲。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於此  
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  
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  
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  
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

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  
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無賂之  
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  
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  
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上諸將。項籍死。天  
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  
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  
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



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  
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  
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  
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  
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  
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  
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  
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

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  
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  
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  
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  
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  
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  
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  
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



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知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

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後。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



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  
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  
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詐。山東變起。而關  
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  
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  
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柰何。  
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  
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

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  
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  
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  
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  
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  
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  
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  
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



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  
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  
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  
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  
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  
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  
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  
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

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  
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  
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  
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  
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  
曰尔能越吾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虛  
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  
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



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

七國之勢也

老泉先生文集卷第一



老泉先生文集卷第二

眉山蘇洵

權書上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



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

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而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危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悔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



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  
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  
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  
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  
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  
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  
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  
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

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  
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  
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  
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  
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  
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  
知不至於必敗尺筮當猛虎奮呼而操擊  
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



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丘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則乘之。持之則客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雖然非愚

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



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  
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  
為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踈行夫嶮阻  
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  
其約携矣。嶮阻懼蹙行以紓士氣兵莫  
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  
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  
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為衆以小為大。當

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  
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  
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矣。何患兵少。偃  
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  
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  
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  
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懼。  
背城而戰。欲其不懼。面城而戰。陣欲直。欲



銳欲踈欲速。夫直而銳踈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則怒。吾何為則喜。吾何為則勇。吾何為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睥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

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為邪。不使吾得之目矣。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



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也。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弃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

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邛之



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代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蓋一陣之間，必有牝牡左右。

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



之是無以耗敵之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  
可俟矣故智者輕弃吾弱而使敵輕用其  
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  
已矣

###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  
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  
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

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  
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  
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  
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  
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  
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  
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擗  
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



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竒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矣。正道之兵。精兵也。竒道之城。不必堅也。竒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竒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竒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挾門斬關而入者。有

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挾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挾門之盜也。竒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



之劔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劔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用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

精卒以持我形。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竒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即兵。浮舩牂柯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同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江油。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



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明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

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邪。伊呂固與人為間邪。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邪。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武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



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  
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  
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  
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  
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  
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  
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  
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

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  
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  
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  
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  
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  
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  
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  
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



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才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網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老泉先生文集卷第二



老泉先生文集卷第三

眉山蘇洵

洵

權書下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



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

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以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代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屍，復



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  
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類舊塚而吳  
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  
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  
因胥誥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  
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  
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  
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

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  
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  
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  
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  
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  
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  
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  
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



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物視其衆而已矣。

###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

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弃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



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

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



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



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

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効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



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  
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  
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  
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  
愛其地謂楚魏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  
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  
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  
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

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  
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  
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  
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  
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  
天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  
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

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



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

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擇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



與諸侯救者十餘。譬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救。吾恐秦未救。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奔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

也。彼以為劔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蔽諸家。拒戶。



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 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

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



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

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夫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邴獨噲豪健。諸將所不



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重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老泉先生文集卷第三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reading '圖書館藏' (Library Collection).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reading 'EAST ASIAN LIBRARY' or similar, oriented vertically.





